

## 名家新作

## 唐铁牛之歌



感悟

## 听见心的声音

□乔永华

年少时，总怀揣凌云之志，以为自己天赋不凡，终将出人头地。可历经世事颠簸才懂，我们不过是万千普通人中的一员，纵使拼尽全力，也不过收获一场普通的人生。那些“天赋异禀”的期许，不过是年少时的美好幻想；曾空怀报国志，却因刚愎自用，终是“心有大志，胸无大才”急于求成而误了前程。

步入职场后，一度执着于取悦他人、博取认可，终日纠结于旁人眼光，反倒弄丢了自我。工作量与日俱增，薪资却未有改观，直到决心不内耗：学会观察、懂得拒绝，把重心放回自身感受，生活才重归明朗。放下过往的荣光与显摆，以谦卑之心待人，周遭的关系也变得平和；不再妄图改变他人，学着接纳彼此的不完美，允许别人做别人，也允许自己做自己。心态平和是一个人最高的修养，用平和的心态对待生活中的人和事，路就好走了许多。

作为一个普通人，尤其是人到中年上有老人需赡养，下有儿女要教育培养，眼下仍需直面清苦的日子，却更要专注当下、稳住内心。深耕手中事，打磨学习与解决问题的底层能力。这份能力，藏着好奇心、求知欲与自律，能应对现实的复杂与变化。而真正的自由，从不是金钱所能赋予，唯有持续内观自省，认清自己想要的生活、想成为的模样，才能听见内心的声音，自守本心前行。

## 心语 雪礼

□马建峰

千呼万唤地奔来  
跃条山、吕梁、太行  
迈更远的终南山、秦岭高岸  
一次次祈盼冬的苍穹  
一片雪，如约飞来  
飞来，生灵最大的祈盼  
棉被覆盖北方土地、山林  
麦地之上，雪——  
是为万物生长之礼

从童年的雪人开始  
为童话，为每一份成长  
标记刻度，红色的围脖  
为雪地点燃一颗星火  
寒冬的北方大地之下  
藏着生长的烈焰  
从初冬开始累积  
孕育下一个春天

雪花落下，雪花升起  
舞过中条山南麓  
与盐池的白雪，共为河东镀白  
穿透千年河东岁月  
在盐池漾起银色之浪  
呼唤在外流浪的故乡人  
以雪为讯  
启一捧乡愁，以酒做伴  
雪为书  
雪亦为故乡赤诚的礼遇

雪来了，在公历新年的前一天  
元旦，承古纳新的时光刻度  
迎来一场与祥和对证的瑞雪  
以礼相与  
在雪地里寻最初的身影  
苍苔与盐池见证，若流年  
雪为礼 岁长安

□赵望进

古蒲州城西，黄河南流，分秦晋为左右。唐开元年间，两岸曾各铸铁牛四尊、铁柱十八根、铁山两座。四尊铁牛由四个铁人策之。铁牛拽铁索八条，铁索连船百余艘，名曰蒲津浮桥。后黄河改道，浮桥毁坏，铁牛被埋没百余年。1989年7月31日，东岸埋没之铁牛被挖掘出土，重见天日，现场观之，感慨万千。

(一)

黄河水，  
一百一十一道弯，  
出青海，经四川，  
穿兰州，灌河套，  
流经内蒙古大草原，  
弯弯曲曲几百公里，  
来到山西老牛湾。  
继续南奔似利剑，  
劈开一道大峡谷，  
左边山，右边陝，  
山陝大峡谷，  
落差大，沟壑深，  
峡面窄，峡壁险，  
黄河咆哮奔其间。  
越碛口，进壶口，  
夺石门，跳龙门，

直下运城大盆地，  
人称河东小平原。

(二)

蒲州城就在河东地，  
城前黄河水漫漫，  
两岸十里宽。  
登上城头鹤雀楼，  
西望水远落日圆，  
文人诗句古今传。  
舜帝曾建都，  
取名曰蒲坂。  
唐朝蒲州称中都，  
比肩洛阳和长安。  
下辖多个富饶县。  
人口密，物资丰，  
文人多，官宦显。  
河水悠悠泥沙厚，  
行船常常被搁浅，  
要往长安去，  
如登蜀道难又难。  
蒲州地杰人精灵，  
能工巧匠在民间，  
采来竹皮捻绳索，  
一节一节紧相连，  
八条竹索拉过岸，  
上面辅着小木船，  
浮桥一座立人间。  
人挑担，马披鞍，  
桥虽窄，真方便。  
当年张生过此桥，  
赶考一路到长安。

(三)

长安本是唐都城，  
唐朝盛世在开元。  
开元皇帝闻竹索，  
一道圣旨往下传。  
开国库，拨巨款，  
竹索改成铁索链，  
桥面增到宽又宽。  
河东工匠担重任，  
百人合作大会战。  
垒土丘，  
挖沟壕，  
刻模型，  
化铁炉九座围一圈。  
铁水同时流一处，  
铸出铁牛是中坚。  
牡、牝、犍、犊共四座，  
个个膘肥劲冲天。  
再铸四尊大铁人，  
藏维汉蒙并肩把缰牵，  
最后铸铁柱和铁山，  
铁牛、铁人、铁柱和铁山，  
“四铁”组成“桥头堡”，  
两岸紧拉铁索链，  
上连百艘大木船，  
蒲津浮桥两岸跨，  
又像龙，又像剑，  
铁索长，桥面宽，  
车水马龙不间断，  
到长安，  
去酒泉，  
出阳关！  
河西走廊，  
茶马古道，  
丝绸之路，

都与蒲津浮桥有关联。  
蒲津浮桥名扬中外，  
皇帝展圣颜。  
备龙轿，  
动龙辇，  
上浮桥，  
浩浩荡荡河东来，  
沿河向下，  
来到中条山，  
避暑在栖霞，  
一年又一年。  
蒲州城，  
繁华兴盛留新篇，  
浮桥屹立五百年。

(四)

黄河中华母亲河，  
脾气大，性多变，  
说翻脸时就翻脸。  
三十年河东，  
三十年河西。  
说倒岸时就倒岸。  
地震毁了蒲州城，  
河水冲断浮桥铁索链，  
泥沙淹埋了“桥头堡”，  
“蒲津浮桥”从此断，  
两岸望水兴叹划木船。

(五)

时间到了1989年，  
改革开放起波澜，  
河东人，  
勘查、定位、巧挖掘，  
蒲津浮桥桥头堡终重现，

铁柱、铁山立河东，  
铁牛、铁人唐风在，  
专家赞扬是“独尊”，  
游客纷纷来参观。

(六)

往事越千年，  
铁牛未改旧时颜。  
它见证，  
黄河堤坝固又坚，  
河水不改道，不泛滥，  
直奔东海不回还。  
它见证，  
黄河大桥逍遥展，  
西通陝西，  
到甘肃，到四川，  
南入河南，  
去中原，去江南。  
它见证，  
黄河滩涂花烂漫，  
花生花开一行又一行，  
碧叶新荷连着天。  
它见证，  
黄河鲤鱼美味鲜，  
河中野生加倍长，  
人工智慧饲养翻十番。  
它见证，  
人民幸福指数日日升，  
绿色生活成常态，  
旅游团队来路宽。  
它见证，  
“十四五”战果辉煌收官，  
又登“十五五”大航船。  
(作者系著名书法家)

## 情调

## 天鹅，一座城的温柔



□荆江

冬日盐湖抬眼望去，枯黄的芦苇如静默守卫，芒硝结晶点缀霜白边缘，夜间略微上冻的水面在阳光下悄然融化，零星冰碴泛着微光。黄色虽是主调，却并非唯一色彩。风停草静间，一切都沉浸在冬日柔和的节奏中，而那些从遥远西伯利亚飞来的天鹅，为这幅朴素的画卷添了一抹灵动鲜活。

停车后出现一条夯实的黄土路，将彩虹路与湖相连，不甚规则的方形盐池块从这里延展开来，像被随意切割的拼图。此处距离天鹅栖息地还有1.5公里，只能徒步前往。

沿着黄土小路走去，两侧碎石如星辰般散落，踩上去咯咯感脚，却透着脚踏实地的质朴。这里没有城市的喧嚣，也没有冰冷的工业气息，唯有大自然最原始的质感，如一根无形的纽带，将人与自然紧密连接。路上人来人往，有像我们一样刚来的，也有观赏完返程的。走在这条路上的人，看不到他们紧张着急的神情，都是悠闲的、放松的；不管是结伴的情侣，还是带娃的家长，抑或是搀扶着父母的子女，都慢慢悠悠，有说有笑，幸福感溢于言表。天鹅就在那里，悠然自得，仿佛在用自己的姿态告诉每一位来访者：快慢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享受当下。原本急于一睹天鹅真容的心情，在踏上这条路、感受行人间的和谐与从容后，逐渐被抚平，仿佛这条路不仅通往天鹅栖息的湖泊，也通往心灵的静谧深处。

临近天鹅落脚的湖，暗红色的木质栅栏在这方小天地默默守护着，防止游人不慎落水，也保护着天鹅免遭惊扰。天鹅在水中慢慢游，人在岸边默默看，鹤低声鸣唱，人轻声交谈，彼此默契，互不

打扰，却又完美融合。这一刻，人与自然做到了真正的和谐共处。

路南的湖中天鹅成群，路北的湖中只有零星几只，可它们的神态如出一辙，悠闲、放松，同路上所见的的人群一样，满满的幸福感。它们从遥远的西伯利亚一路迁徙而来，途中历经无数艰险，能寻到这片温度适宜、食物丰沛的水域过冬，可不就是最幸福、最幸运的一件事？这些携着幸运而来的天鹅，落在运城这座好运之城，何尝不是对“好运”最好的诠释。

这片湖，这些天鹅，都在印证：所有的遇见，都是最好的安排。

游弋在湖中的天鹅，或三五成群，或两两结伴，亦有形单影只的。面对游人的投喂，它们毫不畏惧，更毫不客气，已经到嘴边的食物岂有浪费之理，统统吃掉才是对大家热情最好的回报。湖中心，还有十几只鸭子和一些叫不上名的鸟儿，同天鹅群始终保持距离，偶有鸭子误入天鹅领地，便会立刻引发一场追逐战——近处的天鹅引颈高呼，张开翅膀拍打水面，气势逼人，吓得小鸭仓皇逃离，而天鹅依旧咕嘎嘎叫着，像嘲笑也像在警告。

和鸭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那些叫不上名的小鸟，身形与麻雀相仿，羽毛却艳丽许多。它们毫不畏惧地在天鹅脚下的岸边跳跃觅食，面对体型大自己数倍的天鹅，依旧自在从容。

天鹅之间的相处也颇为有趣，它们也有属于自己的斗争。此斗争不为食物、不为地盘，更多是属于朋友之间的玩乐。无端非要啄上对方一口，被啄的天鹅也不会立马进行反击，而是摇摇短小的尾巴踩着水游走，待看到始作俑者把头埋进水里找食时，又以极快的速度反击回去，惹得双方叫个不停，水面顿时涌动着欢乐的波纹。

正看得出神，耳边响起稚嫩的童声：“妈妈，我可以写它们在打架吗？”随之母亲温柔回应：“打架不可以写哦，但你可以发挥想象力。”没头没尾的对话引人思索，而孩子的话语也提醒着我，眼前的天鹅从不在意争斗的输赢，它们追求的，不过是平凡日子里的点滴欢乐。

紧接着前方传来惊呼，只见湖面上一阵涟漪泛起，一只只天鹅展开翅膀，轻轻振动，随后腾空而起。雪白的羽翼在阳光的照射下愈加洁净，每一次翅膀的抖动都带起一阵低沉而有力的风声，像来自冬日大地深处的心跳。成群的天鹅随之起飞，交错着滑翔、盘旋，构成一幅流动的画卷。风中漂浮的绒毛，柔软得像结晶的雪花，引得孩子们踮起脚尖，伸手去接。一时间，岸边的人们不再低语，静静欣赏着这些精灵的表演。

湖水旁的芦苇间，不知何时蹿出几只不知名的小鸟，在枯草堆中敏捷跳跃，偶尔停下探头张望，似乎在警惕什么。一只大天鹅偏头瞥了一眼，便不再理会，依旧低头整理着自己的羽毛。

站在湖畔，目光掠过湖面和芦苇，我不禁想起盐湖的过去。在工业化进程中，盐湖曾遭污染破坏，湖水浑浊，异味弥漫；而今，退盐还湖，生态逐步修复，这片曾经为生存服务的盐湖，如今成为生命的栖息港湾。天鹅、黑鹤、鸳鸯、游隼、灰鹤乃至那些藏身芦苇中的小生灵，都在这里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角落。

盐湖在身后静静躺着，不言不语，却已把答案交给了每一双看见它的眼睛。我这才意识到，所谓好运，从来不是偶然降临，而是人愿意停下脚步，修复、守护，与万物重新学会相处。天鹅年年如约而来，也提醒着我们：当一座城市懂得善待自然，自然便会以最纯净的方式，回应它的温柔。